

16

- 我所知道的“中原王”汤恩伯
- 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
- 乡村教育家王拱璧的一生
- 师范人瑞吴丽泉
- 开封老宝泰酱园纪闻



河南文史资料

1996 3

总第 59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6 3

(总第 59 辑)

EAB-142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烽火岁月	我所知道的“中原王”汤恩伯	方 耀	4
	忆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和豫西鄂北会战	王同星	21
	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	张鸣铎	34
中原人物	乡村教育家王拱璧的一生	冀克武	38
	师范人瑞吴丽泉	江廷俊	59
	齐光沂其人和蔡元培的一篇佚文	齐敬之	78
	记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校长周勤学	谢 琰	84
	一位中国将军在美国（下）	涂心园	90
	赵天吏自传		136
	冯玉祥在泰山	刘思慕	13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政 海 波 澜	先父薛冠九从政片段	薛立三	142
	忆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前后	丁应瑞	150
	忆南京“四一”惨案	周 铮	158
一九三一年暑期考学记		王永川	166
经 济 史 话	开封老宝泰酱园纪闻	白晴峰	170
	河南省战时金融（中）	甄 菱	178
	进出天水铁路工程局琐记	郝育森	209
质疑·订正·补充		关松坡	219
补	冯玉祥“卖”铁塔（89） “盖河南”轰动天津卫（135）		
白	镇平见闻（218）		



久，马振南看了他的八字，算定此子日后必做大官，遂请人向汤家说媒，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马阿谦许配给汤恩伯为妻。汤家戚见是老师主动提亲，自然应允，从此二人成了亲家。马振南给汤恩伯改名为其法，但不知何故，汤上学后仍用恩伯之名。马阿谦生了一子名叫汤建元，现在美国经商。



汤恩伯像

汤恩伯于 20 年代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留日女学生金帛相爱。汤回国后在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麾下任少校参谋，金帛回国后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二人在杭州结了婚。^①汤恩伯和金帛生有一子两女，现在金帛与其子女均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抗战胜利后，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去上海、南京主持接收工作。在此期间，汤与一汉奸头目之女在常州结了婚。

汤恩伯去台湾后，又娶了一位女子为妾。后来汤患了胃溃疡，金帛闻知非常着急，电邀汤去美国治疗，但台湾之妾非要汤去日本医治。汤在日本治愈疾病，正准备回台湾时，一天晚上突然想吃酱菜，家里人连忙买来。汤吃后即感身体不适，当夜死去。

二

汤恩伯身高 1.65 米，体型矮胖，圆方脸，爱好体育运动，是

^① 本刊第 3 辑中吴绍周所撰《关于汤恩伯》一文说：汤在日本“结识一女友黄竟白，知黄为陈仪的外甥女，慕势贪财，谋为夫妇”。汤回国后，曾任程潜第六军张轸师的少校团附、第一师贺耀组部学兵连少校连长、第六军教导总队总队副，“时陈仪任军政部次长，调升他为军政部某科科长”。——编者

个工作起来就不肯休息的人。1932年我在江西泰和任第十四师骑兵连少校连长时，该师军需处少校科长陈鼎彝曾对我说过：我是汤家威的挚友，也与陈仪是朋友。我在杭州经商时，介绍汤恩伯认识了陈仪。后来陈仪保送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这段学历对汤的前途关系极大。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陈仪为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安插自己的耳目，向总司令蒋介石推荐了汤恩伯，结果汤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中校参谋。1928年3月6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正式开学，4月下旬开始授课。汤恩伯升任军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南京城内原马标、炮标及小营旧址，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琛，教育长何应钦（1929年5月张治中接任）。第六期先后有四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工兵、交通大队各一个，其中步兵第三大队于1928年7月底毕业。在各大队队长中，汤恩伯以其独特作风和表现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一是经常向蒋介石呈送有关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建议的手册，其中有些被蒋采纳；二是每天早晨跑步时，其他大队都是在校园里跑，唯独汤恩伯的步兵第一大队沿黄埔路、中山东路跑到中山门，再沿原路跑回，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汤恩伯是一个肯苦干的人”的印象。

1929年5月中旬，第六期学生毕业。军校当局为给军官补习班及第八期准备干部，于6月设立军官教育连，张治中兼任连长，汤恩伯任副连长（9月实任连长）。10月，蒋介石由三元巷迁至军校内一所新建的两层小楼居住，更能经常目睹汤恩伯的“突出表现”。1930年初，军校设立军官教育团，张治中、祝绍周分别兼任团长、团附，汤恩伯兼任步兵营营长。该团是蒋介石为培养高级

军事骨干而设，聘请德国顾问指导，着重军事方面特别是新式武器的教练。1930年春，被称为“国军之模范”的教导第二师编成，张治中任师长，汤恩伯任第一旅旅长。教导第二师完全采用德国军队的方法进行训练，装备极为精良，与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同为蒋介石当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汤恩伯在两年多内一再升迁，足见他已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1930年夏，教导第二师开赴豫东，参加蒋、阎、冯中原大战，归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指挥。该师在太康以北地区中了冯军的埋伏，伤亡惨重。战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徐庭瑤任师长，汤恩伯升任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同年11月至1931年，汤恩伯旅参加了对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在上饶、葛岭一带屡遭红军打击。后因力量悬殊及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损失较大，根据地缩小。汤恩伯因“剿共”有功，于1931年12月下旬升任第二师师长。

1931年9月，蒋介石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乘敌尚未部署就绪，先发制人，连续发起四次进攻性作战。当时，汤恩伯师驻潢川、商城之间的传流店、杜甫店、江家集一带。在1932年1月19日至2月2日的商（城）潢（川）战役中，汤恩伯师中了红军的围点打援之计，几乎全军覆没；其指挥所也一度被红军包围，本人险些当了俘虏。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汤恩伯的职，但不久又予以起用，委以第八十九师师长。

1932年8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兼中路军司令官（副司令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指挥30万军队第四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原为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战斗开始后，拨归卫立煌第六纵队，先后

参加了攻占黄安、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新集及金家寨等重要战斗。不久，国民政府分别以刘峙之字和卫立煌之名，设立了“经扶县”（今新县）和“立煌县”（今金寨县），汤恩伯也更受蒋介石的垂青。

在1933年9月开始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汤恩伯初任顾祝同北路军之第二路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兼任）。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后，汤恩伯任预备队司令官，辖第四师和第八十九师，属右翼总指挥卫立煌序列。汤部从江西金溪一带出发，经福建邵武、顺昌，攻占了闽侯（今福州）的重要门户南平，后又渡闽江直逼仙游。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汤恩伯任第十纵队指挥官，继续与红一方面军作战。1934年5月，汤纵队攻占福建建宁后，改归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统辖，7月下旬攻占白水的外围阵地。在8月份进攻驿前以北的激战中，汤纵队遭到彭德怀红三军团之重创，其中王仲廉第八十九师损失最为惨重。10月，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西撤，汤恩伯纵队抢先进占了瑞金。

1935年4月8日，汤恩伯被任为陆军中将。同年下半年，汤纵队奉调鄂、湘地区，参加“围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此期间，汤部改编为第十三军，辖第四师和第八十九师。汤恩伯任军长兼第四师师长。第十三军从此成了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当时的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军参谋长吴绍周以及旅长陈大庆、马励武，团长石觉、赖汝雄等，日后均成为汤集团的骨干。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汤恩伯军于3月份由风陵渡等地入晋，增援阎锡山的晋军。红军回师陕北后，第十三军由军渡渡过黄河进入陕境，后又移驻

绥远省集宁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归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指挥。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8月初，汤恩伯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第十三军乘火车开赴南口，并指挥高桂滋第十七军、朱怀冰第九十四师等部。8日，日军进攻得胜口，南口战役开始。12日步炮空联合之敌再度猛攻，14日其战车突入南口。守卫该阵地的第八十九师第五二九团官兵在团长罗芳珪率领下，凭借有利地形顽强阻击，虽伤亡殆尽，但在两翼友军的配合下终于将敌击退。日军无法从正面突破，遂以主力向南口右翼的黄楼院、长峪城、镇边城等地迂回攻击。在这长达数百里的崇山峻岭中，原先仅以王万龄第四师防守，后虽有陈长捷第七十二师、李仙洲第二十一师等部增援，仍于事无补。激战至24日，日军已进至外井沟、十八家，直扑南口的后方康庄、怀来。25日，汤恩伯部被迫全线撤退。

南口一战，汤部打得还是很顽强的，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扬。10月上旬，汤恩伯升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辖他的第十三军和关麟征第五十二军。是月中、下旬，汤军团守卫安阳以北漳河阵地，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与日军对峙于漳河两岸。月底，汤部奉命北进，策应第二战区保卫太原。

太原失守后，汤部移驻豫北，部队扩编，成立了第八十五军和第一一〇师。王仲廉升任第八十五军军长，辖陈大庆第四师和张雪中第八十九师。汤恩伯仍兼第十三军军长，辖新成立的张轸第一一〇师和独立骑兵团。1938年初，汤军团奉命移师豫东商丘及安徽亳县、蒙城一带。

1938年3月中旬，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猛攻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卫的滕县一带阵地。14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汤恩伯派一个师驰援滕县。汤不愿将自己的部队分割使用，遂致电蒋介石、李宗仁，请求以该军团之全部出击，获批准。16日，汤恩伯到达临城（今薛城），方知日军一部已越过滕县南下，并与先头部队陈大庆师发生遭遇战。此后，汤军团主力陆续抵达战场，与日军激战于临城、枣庄、峄县（今枣庄市峄城镇）一带，伤亡不小。19日，日军攻占峄县，第四师第二十三团团长陈纯一阵亡。

3月下旬，日军对台儿庄一带发起猛攻，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展开鏖战。此时，汤军团集结于台儿庄以北山区，奉李宗仁之命南下协同孙集团歼灭台儿庄附近之敌。31日，汤军团关麟征军正与当面之敌激战之际，不料由临沂进犯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一部已抵达向城、爱曲一带，使汤军团陷入腹背受敌之险境。此时坐镇于四户镇指挥的汤恩伯急忙调整部署，仅留少量部队监视台儿庄方面，主力掉头向北，围歼该敌。经激战，这股日军一部被歼，主力南下与台儿庄之敌会合。

4月初，坚守台儿庄及周围阵地的孙连仲集团军伤亡惨重，亟待增援。李宗仁调来周磐第七十五军、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及吴良琛第十三师等部归汤恩伯指挥，并多次命令汤部进击台儿庄附近之敌。蒋介石也于5日给汤恩伯发了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指责汤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严令汤“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4日，汤军团开始攻击台儿庄外围之敌。在攻击大顾珊日军据点的战斗中，第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阵亡。血战至7日，汤、孙两部歼灭了大部分日军，遂又追击逃往峄县之残敌。后因

日军援兵到达，从东、西两面发起反攻，汤军团被迫后撤。

5月中旬，南、北两路日军已对徐州一带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态势，由山东濮县（今裁入河南范县）强渡黄河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进抵兰封（今兰考县）一带并切断陇海铁路。伤亡惨重的汤军团突围后，分别开赴豫中许昌一带整补。24日，汤恩伯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指挥黄杰第八军、庞炳勋第三军团、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等部，在豫东、皖西一带阻击日军。至月底，商丘、亳县等地相继沦陷。

6月上旬，第二十军团扩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任总司令。不久，汤部奉命开赴江西南昌以南地区，参加武汉会战。汤部初为第九战区之机动部队，8月下旬被调往赣鄂交界处的瑞昌至阳新县富池口以西山地布防，归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指挥。9月，汤部在该地区与日军激战二十余日，伤亡惨重，至10月25日，武汉沦陷。

1939年春，第三十一集团军移驻湖北枣阳东南至随县一带。此时，汤部辖第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张雪中，辖第八十九、第一一〇、第一九三师；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辖第四、第二十三、第九十一师。5月1日，日军发动随（县）枣（阳）会战。汤部属第五战区左集团（总司令李品仙），在随县以北地区阻击西犯之敌，于10日撤入河南境内，后经泌阳、舞阳抵达镇平、内乡一带。

1940年4月中旬，日军向豫南、鄂北地区调集重兵，准备发起宜昌作战（枣宜会战）。汤恩伯部向枣阳东北集结，5月初又移至泌阳东北山区。开战之初，汤部是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因行动迅速才得以跳出重围。后来汤部参加了唐河、枣阳等地的作战。年底，国民党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在漯河成立，汤恩伯任主任。

1941年初，汤恩伯的建制部队和指挥的部队已有五个军和七个游击纵队。张雪中第十三军驻南阳一带；陈大庆第二十九军驻随县附近；李楚瀛第八十五军和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何柱国骑兵第二军分驻豫东、皖西地区，准备进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彭雪枫部。詎料汤部尚未来得及动手，日军即于1月下旬发动了旨在歼灭其主力的豫南作战。汤恩伯在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配合下，采取了以少数部队在正面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以主力尾追侧击的战法，与日军在信阳以北，上蔡、西平、舞阳、方城以南，南阳、唐河以东的豫南地区及皖西北涡阳、蒙城、太和、界首等地周旋了半个多月，直至2月10日前后日军撤回原驻地。日军甫退，汤恩伯部即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5月，新四军第四师全部撤往皖东北地区。

1941年下半年，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在安徽临泉成立，汤恩伯任总司令。1942年1月，汤又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我调任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参谋长，此时的汤恩伯已是大权在握，拼命扩充实力。至1944年中原会战前夕，汤恩伯集团的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归汤恩伯统率的部队有：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辖廖运泽骑兵第二军、马步康骑兵第八师等部；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辖霍守义暂编第九军、顾锡九第八十九军、段海洲暂编第三十三师等部；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辖吴绍周第八十五军、刘昌义暂编第十五军、陈又新泛东挺进军；王仲廉第三十一集团军，辖石觉第十三军、贺粹之第十二军、马励武第二十九军；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直辖的赖汝雄第七十八军，以及名目繁多的挺进军、挺进纵队、独立旅等。经过几年的经营，汤恩伯庞然坐大，所部号称30万大军，其中嫡系部队就有10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亦奈何他不得，因而被时人称为“中原

王”。

1944年中原会战之前，汤恩伯摆在泛防第一线的部队除吴绍周第八十五军的两个师外，其余则是装备羸劣、战斗力弱的陈又新泛东挺进军和萧劲暂编第十二七师；而预定为决战地区的襄城、禹县、许昌以及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指示亦应划入决战地带的登封、密县，每地最多也只部署了一个师。后虽有所调整，但为时已晚，上述“决战地带”反而成了汤部被各个击破和惨遭围歼之地。

4月18日和19日，日军一部从中牟一带，主力从郑州以北邙山头，分别发起攻击，数小时后即突破第一线阵地，并迅速向纵深发展。日军于23日攻占密县、24日攻占长葛城（今老城镇）及和尚桥（今长葛市市区）后，以立足未稳、后勤补给困难、后续部队（特别是战车第三师团）尚未集结完毕而暂取守势，但汤恩伯却坐失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反攻良机。25日至月底，参加反攻的只有第十三军的两个师、第二十九军的一个师、第八十五军的一个多团，而且战斗的规模也不大，仅收复少数据点，对于反攻的重点密县县城也只不过以“监围”而告终。

我当时任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团长，参加了这次作战。4月25日，我团接到奇袭密县日军的命令后，我立即向各营进行传达，要求他们作好轻装夜行军的准备，并对各连进行了检查。出发前，我向全团官兵作了战前动员。当晚10点前后，我们到达登封城东约12公里的卢店，发现有日军丢弃的猪下水，并了解到密县以西10多公里的牛店驻有日军。部队继续前进，26日凌晨1时许前卫连突然响起枪声，引起全团骚乱。经了解，原来是两名士兵鸣枪后逃跑了。我立即命令各营、连长要切实掌握部队，稳定军心。处理完此事已是凌晨3时许，半小时后我们就和

日军搜索部队遭遇了。我想，既然暴露了目标，奇袭已不可能，若继续孤军深入必定吃亏，况且我团的任务是机动的，于是便和营以上军官研究决定撤回。

日军准备完毕后，于30日对许昌发起猛攻。新编第二十九师保卫许昌之战，可以说是中原会战中汤恩伯部打得最为惨烈的一仗。由于兵员及装备远逊于敌，5月1日许昌城即告失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及团长杨尚武、李培芹等许多官兵壮烈殉国。5月4日，郑县、禹县、襄城、临汝均已沦入敌手，登封一带的汤恩伯部陷入日军合围之中，幸而该地区山势险峻，地形复杂，汤部方得以钻隙突围，但亦遭受了惨重损失。仅骡马受惊冲乱队伍及士兵乘机逃跑等非战斗原因，就使得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团损失了近一个营，并殃及同行的师直属部队损失约三分之一。第二六五团也因此损失了一个连。我团由于事先有所准备，每头牲口派有两名强壮士兵看管，并聘请两名可靠的向导带路，方得以平安地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一个多月的中原会战，丢掉了新、旧黄河右岸豫中、豫西地区的三十多座县城，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均被撤职。时隔不久，汤恩伯再度被起用，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率石觉第十三军、孙元良第二十九军、陈金城第九军、刘安祺第五十七军、刘希程第九十八军，经陕西南部、四川驰援贵州，并指挥原驻四川的陈素农第九十七军、驻贵州天柱的罗广文第八十七军和驻湘西的牟廷芳第九十四军等部，参加桂柳会战。特别是原属第一、第八战区的几个军，中原会战中损失惨重，元气尚未恢复，又经此长途跋涉，士兵们一个个鸠形鹄面、衣衫褴褛，未到目的地皆已疲惫不堪。幸亏此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攻占独山、丹寨后即自行撤回广西，否则汤部是无力阻止日军进攻的，贵阳及

陪都重庆势必难保。

1945年3月，汤恩伯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先后参加了湘西会战、桂柳反攻及追击等作战，收复了广西河池、宜山、柳州、桂林等地。同年5月，我调任第一战区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八十五军军部高参，从此离开了汤恩伯部。

四

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乱频仍，百姓深受其害，但称某将领为“灾”者，尚未闻及。1939年随枣会战后，汤恩伯部移驻豫省，至1944年中原会战后南调，前后历时五载。该部军纪荡然，纵兵扰民，涂炭百姓，无异于匪，尤以其嫡系第十三军为甚。河南百姓对汤恩伯深恶痛绝，把他与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致的历年水灾、1942年的严重旱灾和1943年的蝗灾相提并论，称为“水、旱、蝗、汤”四灾。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作为当时第十三军的一名中层军官，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可以证明河南百姓的说法并非虚妄。

（一）积极参与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汤恩伯部进驻河南不久，正值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驻确山县竹沟镇的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和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不愿去打新四军，上峰遂改派汤恩伯执行。汤受命后，即令其总部少将参议耿明轩前往，纠集确山、泌阳等县地方武装，于1939年11月11日突袭竹沟，杀害新四军伤员、家属及当地民众二百多人。

1941年2月中旬，豫南会战刚刚结束，汤恩伯部就开始进攻新四军彭雪枫部。历时三个月的反顽作战，使彭部遭受严重损失，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丧失。

1942年9月，汤恩伯派第八十五军副军长吴绍周等人率第一〇师进驻南召，与国民党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区工作团相配合，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二）以部队整训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驻地遍及河南半个省，几年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整训，占用了许多民房和耕地。被汤恩伯收编的各种游杂部队，其中不少人原本就是地痞恶棍，这些人鱼肉百姓、祸害乡里，自不待言。而汤恩伯的十几万基本部队对民众的危害，与前者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在汤部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任参谋长、团长期间，曾驻登封、临汝、内乡、浙川等地。该军军长石觉原籍广西桂林，黄埔三期，是汤恩伯的心腹大将之一，对治军和用兵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特别善于迎合上峰的心意，该军因此被称为“标兵”。1942年全国各部队实施军需独立，考核时第十三军以“成绩最优”而受到奖励。然而这些荣誉是建立在民众遭受痛苦和损失基础之上的。

汤恩伯喜欢讲求表面上的整齐划一，石觉便亦步亦趋。当时河南农民的住房多是土墙草顶，后墙上不开窗户，每所房内用墙隔为三间。第十三军挑选质量较好的民房进行改造，推倒房内的隔墙使之成为一大间，在后墙上也凿开窗户，房外四周的墙壁一律用红土粉刷，再贴上几条花花绿绿的标语，把民房搞成了营房的模样。这些房屋的主人们被迫搬到破旧狭窄的房子里集中居住，眼看着自己的家被弄得不伦不类，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汤恩伯的其他部队看到第十三军这样干，纷纷起而效尤。

汤恩伯部的军、师、团、营、连，每一级都要有一个操场，因以上单位的操场要占用几十亩耕地。按当时的规定，被占用耕地